



天河之恋

刘志宣 著

Tianhe zhí Lían

一踏上这片土地，多少日子来的苦恼、烦躁，就随之消逝了，他感到了一种舒心和踏实。眼前的一切依旧，还是那辽闊的蓝天，飘逸的白云，高低起伏绵延不断的群山……

文匯出版社



天河之恋

刘志宣 著

Tianhe zhī Lian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河之恋 / 刘志宣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3.11

ISBN 978-7-5496-1003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7844号

天河之恋

作者 / 刘志宣

责任编辑 / 刘刚
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出版社 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3年11月第1版

印次 /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/ 890 × 1240 1 / 32

字数: 260千

印张: 12.75

ISBN 978-7-5496-1003-7

定价: 32.00元

这年冬天，乌家坳下了一场大雪。

这场大雪，来得突然，来得猛烈。才刚刚入冬呢，天气就阴晦了，紧接着，西北风骤起，裹挟着雪花儿凌空飞舞，肆无忌惮地飘落下来，落到山岗上，河道里，田地间，小路头。很快地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，近处稀稀疏疏的村落，整个儿地全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中，分不清哪是山，哪是水，哪是田，哪是路了。

乡民们早就躲进茅屋，把门窗关个严实。可又有啥用哟，能抵御得住这酷寒的肆虐吗？狂暴的风雪，发疯似地袭击着村落，撞击着土墙茅屋，毫无顾忌地从柴扉、窗棂的缝隙中钻进来，破布烂棉絮都拿来堵了，还是挡不住，屋里简直就像个冰窖，冻得直打哆嗦。烧火取暖吧，不行，储备的这点儿柴草，要熬过今冬明春，金贵着呢！但总不能冻死啊，人们自有办法，冷得受不了，就钻进被褥睡觉，从晚睡到早，从早睡到晚，不吃也不喝，实在饿了，就起来弄点吃的。这种冬眠的办法，既御寒，又省口粮。穷日子，穷对付呗，这不丢脸，年年冬天他们就是这么过的。

这时候谁也不会出门，这天气乐得清闲。地里的麦子用不着拾掇，这场大雪，就像给它们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，冻不死的，就等来年的好收成吧！

自然，也不会有什么外乡人来光顾啦！谁肯在这时候冒着严寒，翻山越岭，到这个鸟不生蛋的穷山窝来呢？

雪继续下着，雪地里间或出现几行野兽的脚印，那是附近山

岗窜下来觅食的，但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了。偌大个世界，银妆素裹，旷无一人，可谓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除了雪花窸窣窸窣的飘落声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，接下来，便是永久的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进入了遥远的古冰川时代。

这个寂寞的冰天雪地里，还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吗？

乌家坳，这个闭塞的山窝窝，怕是早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吧。

然而，然而这一年，不同了。

这一年，从城里来了一批知识青年，这些年轻人，哪能耐得住寂寞，谁肯呆守在这破茅屋里呢？想想吧，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卫兵，什么艰难险阻没经历过啊，难道还怕这天寒地冻吗？所以哪管它风狂雪暴，硬是要疯玩它一场，所以这天天刚朦朦亮，蒋冲、陈渡、长隆、大余村几个村的知青就集中起来了，要在雪地里展开了一场战斗。静寂的雪野，顿时，就被一片厮杀声打破了。

“弟兄们，冲啊，给我捉活的！”

“哈哈，看你哪里跑？快投降吧！”

随着喊叫声，刹那间，就见无数的雪球在空中飞舞。他们模仿着《林海雪原》中小分队奇袭奶头山的战斗，在风雪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，本来是许大马棒的“匪军”占优势，嚎叫着冲下岗子，陡地形势急转直下，少剑波的“共军”发起猛烈地反扑，密集的雪球，铺天盖地掷过来，“匪军”哪里还有还手之力，只能连滚带爬，节节败退。

玩倦了，玩乏了，这些年轻人干脆就躺在雪地里，四仰八叉的，一任雪花飘落在自己的脸上，脖子里，直到全身都被雪埋了，才一跃而起。面对远处一眼望不到边被雪覆盖的山峦，有谁兴致勃勃高声咏诵起来：

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望长城内外，

惟余蟒蟒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；山舞银蛇，原驰蜡像，
欲与天公试比高……”

更有谁起了个头，唱起了俄罗斯民歌：

“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，冰河上跑着三套车，有人
唱着忧郁的歌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。你看吧，这匹可怜
的老马，它跟我走遍天涯，有人要把他买了去今后苦难在
等着它……”

唱完了，疯够了，大家该是鸟雀四散，各回各窝了。走不了几步，
忽然，前面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，绰号叫“苍蝇”的停住了脚步，
眨着诡秘的眼睛说：“哎，听说小余村最近来了几个女生，个个
都是美女，我们何不现在就去一睹芳容？”

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说话的叫张万荣，他一脸的惊喜。

“大头，”苍蝇笑对着他，“我的消息绝对可靠，是队长说的，
他还说你们知青将来讨媳妇，是不肯要乡下人的，这下好了，
来了女知青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”

“你要是敢骗我们，”旁边一位穿着旧棉军大衣、高个的年轻人
瞪着眼睛，指着苍蝇说，“看哥们不揍扁了你！”

苍蝇急了，竟指天发誓道：“郑建国，骗你我就是猪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赌咒了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们走啊！”

有人喊了一声，他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苏春阳。他这一喊，
大伙更来劲了。要知道，自从下放到这闭塞的山窝窝，整日枯燥、
繁重的劳作，憋闷死了，虽说哥们隔三差五就要凑到一起，抽烟，
打牌，下棋，瞎聊，打闹，扯着嗓子唱歌，想着法子寻开心，但
闹腾够了，心情又郁闷起来，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缺什么呢？原来，

附近几个村，竟然没有一个女知青，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……苍蝇的消息，犹如一阵春风，吹开了多日以来心头的郁积；犹如旱天里的及时雨，直叫人兴奋不已！既然都这么赌咒了，那还有啥说的！于是乎，这群年轻人立马向小余村进军了；于是乎，顶风冒雪，也在所不辞了……眼下，只要再翻过两座小山岗，前面就到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令他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前方隐隐地传来哭声。奇怪了，这冰天雪地里，哪来的哭声呢？蓦地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了。

还是苍蝇眼尖，他指着前方叫起来：“你们看！看！”

大伙儿顺着手指方向，终于看清了，就在前方不远山岗下，一间茅屋已被大雪压得完全倒塌了，两个女孩哭着，喊着，拼命地从雪堆里扒拉着什么。

这个场景，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天啦，有人被压在倒塌的雪屋下了！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来不及思索了，“快救人！”是谁大喝了一声，于是，大伙儿一齐冲了过去，七手八脚，扒的扒，拽的拽，扒开厚厚的积雪、湿漉的土墙块、垮塌的茅草棚，终于露出一个女孩子来，苏春阳一把就把她抱了出来，只见她的身上满是泥雪，头发凌乱不堪，一张可怜兮兮的脸蛋儿，眼眶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，终于，沿着苍白的脸颊，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……

“秦小梅——”

三个女孩儿，紧紧搂抱着，已经哭成一团。

这哭声，在雪野上空飘荡盘旋，好不凄凉，好不悲惨！

她们正是小余村的知青。上个月刚从城里下放，就被队长安排住在这里。这本是一间简陋牛棚，去年队里耕牛死了后，就一直废弃着。可这哪是人住的哦，几根废旧的毛竹柱梁支撑着，门是芦苇编制的，窗户，那也叫窗户么，不就是泥巴墙上挖个洞洞么，

天冷了直灌风，还得用杂物堵上，弄得屋里黑黢黢的。最要命的是，住下不久，细心的秦小梅就听到毛竹发出折裂声，就怀疑会断塌，跟队长说了，也没用，队长说，不住这住哪呢？今儿早上，秦小梅突然听见声音不对了，就让姚爱莲、徐雅芬赶紧逃，自己却晚了一步，被压在下面，幸亏她穿着厚棉袄，幸亏救援及时，否则，真不堪设想……

一时间，大家都沉默了，来前的兴奋早化为乌有，哪里还会想起来看美女的事？苍蝇一屁股跌坐在雪地里，沮丧着脸；张万荣呆呆地望着他，一语不发；苏春阳凝视着废墟，若有所思；郑建国感到鼻子发酸，喉头涩涩的，他紧咬着嘴唇，刚才紧张的抢救，容不得他去想什么，现在，当他面对几个哭得像泪人儿的小女生时，他觉得她们好可怜，他想去安慰她们，又不知说什么好……忽然，他就听见苍蝇骂起来：

“娘的，这不是欺负我们知青，存心想害死我们吗？”

张万荣立刻附和：“这是不把我们知青当人看！”

“分明是破坏上山下乡！”

“是对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！”

“找你们队长算账去！”

“走啊，走啊……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像炸开的锅，煮沸的水，群情激忿了。

秦小梅脸色苍白，惊魂未定的她，还未从刚才的恐惧中走出来呢，突然又要面对这些义愤填膺的男知青，她很害怕，她怕他们会惹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。要知道，来农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闹事的呀！临下放前，妈妈不是还一再嘱咐吗，脱胎换骨，好好改造，别看不起乡下人，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，怎么刚来，就去队长家兴师问罪呢……想着，不安、惊恐很快就写在她的脸上，她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郑建国，

希望他能够阻止这些男孩子的冲动。

郑建国被她盯得脸红了，她那清澈的眸子，渴求的目光，让他心儿一阵慌乱，砰砰直跳，老实说，还从未有过女孩子这样看他呢！他显然误会了她的意思，猛然间，觉得有一股热血倏地直往上奔突，一种强烈的男人担当感，在他心底升腾。自己的女同胞被欺负了，难道就这么闷声吞气算了？他在心底喊道，当然不能！不教训教训一下这些乡巴佬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他镇定了一下，显得很侠义地说：

“秦小梅，今儿要不是我们抢救及时，你怕早就没命了！这个事决不能这么就完了，我们兄弟给你们做主！”

张万荣立刻接口道：“就是嘛，不给乡巴佬点颜色看看，这往后还不定怎么欺负你们！你们日子还怎么过？”

苍蝇怒目圆睁，嗷嗷地大叫：“走啊，向你们队长讨还血债！”

秦小梅心中有了一丝感动，原以为自己离开父母会很孤独，没人关心，没人爱护，没想到刚来到这异乡陌土，就遇到了这些血性方刚的男孩子，素昧平生的，就要为女同胞抱不平，顿时，她觉得有了一种依靠，看看姚爱莲、徐雅芬，似乎也被他们的仗义情绪感染了，“不能这么就算了！”是的，还犹豫什么哟……

“兄弟们，还待这儿干吗？……走啊！”

郑建国一声大喝，这伙怒火中烧的年轻人，声嘶力竭，前呼后拥，要来个惊天动地之举了！不想，就在这时，有人轻轻抛过来一句话：

“我说诸位，何必这么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呢？你们这样，人家还以为是林海雪原来了一股土匪，是日本小鬼子进村呢！”

说话的是苏春阳，他目光柔和地看着大家，嘴角挂着揶揄的微笑。

“你这话是啥意思？”苍蝇虎着脸。

“我是说，算了，反正又没伤着人，不就是屋倒了吗？想办法再把它重建起来，不就行了？”苏春阳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算了？”苍蝇瞪着眼睛，“眼见女生受欺负，能算了？”

张万荣嘲讽地：“你这不是软蛋、孬种吗？”

苏春阳并不激怒，也不去争辩，继续说：“据我了解，小余村是整个乌家坳最贫困的生产队，本来是不能安排知青的，让知青住牛棚，我看，也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策，其实，这里的农民也很困难……”

话说得虽然很轻，却像一石击水，泛起涟漪，有人议论，有人犹豫了。秦小梅不由地循声望去，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说话的年轻人来：中等的个子，结实的身子，微凸的眉峰，微凹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有张“性格”的嘴，他好像很特别，似乎与他的同伴很不一样，究竟哪里特别，一时也说不清。反正，他没有他们的那种冲动火气，显得温文尔雅，没有他们那种毛糙稚气，显得成熟稳重。他说话缓缓的，不火不躁，却让人感到很有分量，耐人寻味，仿佛比同龄人要老成许多……秦小梅有了几分好奇，几分探究，不过很快地，她就看见郑建国近前一步，直立在苏春阳面前，两手叉腰，声音异常激动：

“明明是欺负我们知青，苏春阳，你还在为他们说话！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？……他们困难，就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知青吗！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下放其实增加了农民负担……”

“增加农民负担，”郑建国冷笑一声，“国家给我们知青每人都有安家费的，每人还配给 0.2 立方米木材，就是为我们建房安置用的，这笔钱他们用来干什么了？为什么不拿来给秦小梅她们盖屋？依我看，一定是她们队长把这笔钱给贪污了！”

“肯定是贪污了，这些黑心的乡巴佬！”

“我们决不能放过他！”

“弟兄们，走啊！”

再也无法阻止这伙暴怒的、情绪失控的年轻人了，苏春阳嘴角泛出一个苦笑，无奈地耸耸肩，众命难违，也只能随之了。秦小梅来不及思想，就被姚爱莲、徐雅芬挽着胳膊，随着愤怒的人流，赅骂着，吼叫着向村里蜂拥而去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秦小梅后来每次想起来，都要心痛，都要后悔！那天，他们一伙人来到队长家，气势汹汹踹开门，郑建国不由分说，上前一把握揪住余队长厉声责问，吓得屋里几个孩子一下子都哭了起来，旁边一个头发枯焦蓬乱的农家妇女，睁着惊骇的眼睛，“扑通”地跪下，苦苦哀求起来……这情景，和电影中恶霸、地主闯进老乡家逼债有何两样呢？秦小梅立刻有点不安了，她不由地环顾四周，只见屋里破破烂烂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，连个像样的桌凳也没有，更令她惊讶的是，几个孩子哭着从破絮烂褥里爬下床，竟然全都一丝不挂，她哪里知道，这里的孩子一年四季都很少穿衣服，能养活就不错了，哪有钱给他们做衣服呢？那个最大点男孩，该十一二岁了吧，还光着屁股呢，羞得秦小梅脸儿通红，不敢目视，慌得手忙脚乱拿被褥给孩子盖上，这些细节，谁也没有注意，只顾拉扯着余队长了，任他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……孩子的啼哭，妻子的哀求，众人的责骂，让秦小梅心里一阵烦乱。天啦！我们这都是做些什么啊？这不是作孽吗？同学们，你们快住手，住手啊，饶了余队长一家吧！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呼喊，可这微弱的声音，谁又能听得见呢，全被屋里的哭叫和怒斥声淹没了……

余队长，这个憨厚的庄稼汉，始终涎着脸，陪着笑，他怎敢得罪这帮学生娃呢？他怎不知道有破坏上山下乡罪呢？月初大队开会，传达公社文件，就说了各级乡村干部都要满腔热情接受知青，关心他们，爱护他们，让他们安心扎根农村，谁出了问题谁负责。

自打接受了这几个女知青，他就一直为她们操心了，其实，这场雪才下没多久，他就担心过，这城里来的女学生，是否冻着了呢？粮草还有吗？他想去看看，又觉得不妥，他一个大男人，怎好去女学生屋呢？今早，他正准备让他婆娘卢翠花去看看，这不，她还没动身，就被这帮学生娃冲进来闹得鸡犬不宁。哎，他哪里会料到这屋子这么快就被雪压得倒塌了呢？后悔得他只能连声道歉：

“同学们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！”

“哼，说声对不起就行啦？”

“告诉你，你这是破坏上山下乡！”

余队长急急解辩道：“我哪敢啊，只是队里眼下困难，没钱盖新屋，我和几个队委合计过，本来是等明年秋收卖了粮再说的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他的话立刻被郑建国打断了，“没钱盖屋？我问你，上面拨给的知青安家费、配给的盖屋木料哪里去了？肯定是你贪污了？”

“你说，说呀！”众人不饶地叫起来。

“我……”余队长欲说又止住了，难受地垂下了头。

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哪还有这个耐心，便不由分说，揪住余队长就要和他见大队、公社领导，推推搡搡就出了屋外，身后留下老婆孩子一片哭喊声。

直到这时，秦小梅才感到事态严重，但已经不可收拾了。一出屋子，迎面就一阵风雪扫来，冷得心直打哆嗦。这事真要闹到大队、公社，会怎么样呢？秦小梅不由地想，会给余队长很多罪名，批斗他，甚至判他的刑，让他坐牢吗？那他一家老小这往后还怎么活呢……想着，她忽然害怕了，一丝恻隐之心便悄然而生，她多想这时候，会有一个人站出来，非常坚决地，有力地阻止他们的行动，她不禁很自然地就用眼光搜寻，希望看到那个目光柔和、嘴角挂着揶揄微笑、言语稳重的男孩子，他叫苏春阳，对，刚才

男生都这么叫他的。苏春阳，你为啥这个时候不再阻止他们的鲁莽冲动呢呢？但她很快就失望了，她突然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人丛里已没有了苏春阳，奇怪，刚才他不是还在的么……

“喂，苏春阳呢？啊，他溜走了，这胆小鬼，叛徒！”

苍蝇警觉地叫起来。然而，他那张开的嘴倏地就定格了。

茫茫风雪里，有两个人急急，跌跌冲冲向这边赶来。

啊，那不是苏春阳吗！秦小梅惊喜地，几乎要喊出声来。没错，就是他！可紧跟他后面的那个人又是谁呢？她愣住了，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们。

“苏春阳，刚才你跑哪儿去了？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为他搬救兵来了？我们中出内奸了！”苍蝇冷嘲热讽道。

“你真要这么说，那就随你的便吧，”苏春阳依然不紧不慢地，眼里却闪烁着一股执拗的光来，“我本来就不赞成你们来闹事，为什么我们偏要这样，为什么就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？”

“站在他们角度？”郑建国冷笑道：“苏春阳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想讨好巴结本地人，你不为秦小梅她们说话，这没关系，还有我们哥们呐！”

郑建国说着，忽然就有了一种仗义执言、拔刀相助、英雄救美的感觉，俨然就成了女生的保护神。他不禁下意识地朝秦小梅望去，期望看到她的敬佩和感激，但他多少有些失望了，此刻，秦小梅似乎并没有在意他，似乎在若有所思，她那晶莹清澈的眼睛，却一直在好奇地盯着苏春阳看。

苏春阳微微一笑：“刚才，你们不让余队长说话，我就去找他们队吴会计了解了一些情况，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……”

“同学们，出了这样的事，真的对不起你们！”吴会计抬起满是皱纹的脸，两手抱拳作揖，连陪不是道：“可这也不能怪余队长哪，你们不晓得，乌家坳是全县最穷的地区，我们小余村又

是乌家坳最穷的，知青来了一批又一批，各队都安排了，我们队一直没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哪还能再添人进口呢？小秦、小姚、小徐她们来小余村落户，也是余队长和我们队委，顶着全队社员压力，反复做工作的结果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，”郑建国道，“我问你，既然你们接受了知青，就得安置好，为啥连个住的都不解决好？国家拨下来的知青安家费、盖屋的木料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贪污了？”

“就有天大的胆，我也不敢贪污那！”吴会计慌忙辩白说。

苍蝇咄咄逼人：“你说，这笔钱哪去了？”

吴会计低下了头，嗫嚅着：“那……就实话说了吧，我们乡下人蠢，原以为你们是不知有这笔钱的，能瞒着，就偷偷挪用了……”

“我说嘛，”郑建国怒不可遏地，“那你就坦白交代吧！”

“坦白从宽！抗拒从严！”苍蝇挥拳喊道。

吴会计脸色很难看，嘴唇翕动着，颤抖着：“哎，谁让我们命不好，生在这个穷地方呢？你们从城里来，哪里晓得这日子过得有多难那！……年年灾荒，年年歉收，困难户是越来越多，有好几户人家，早就缺炊断粮了，有的家中还有重病人，偏偏今年上面的救济粮、救济款至今没下来，你叫他们怎么熬过这个冬天？……队里有个叫蒋大满的，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全靠他挣工分活命，可谁又想到呢，自春耕后，大满几次晕倒在田地里，口吐鲜血，上月已经昏迷不醒，送县医院，一查说是肺癌，医生说，这病要是早治，或许还有救的，太迟了，现在县医院是治不了，得送省城医院，这得多少钱那？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一家子……我和余队长就合计着，先用这笔知青安家费救个急，为这，余队长还把家里养的猪仔，能下蛋换盐的母鸡都卖了……用筹集的这点钱给他看病，可是，如今，钱用完了，还是没能把他救过

来啊……”

吴会计眼里噙着泪水，声音里带着哽咽，已经说不下去了……

雪继续下着，天色显得分外清亮，四下里，一片寂然无声，整个天地万物，仿佛都在静静地聆听。这意料不到的情况，令所有人都愣住了！本来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们，现在全都傻眼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这个小余村，居然穷得这样，连知青安置费都要挪用！谁相信呢？又不是旧社会，如今是新社会新农村新面貌，农民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嘛，曾经广播里，报纸上，电影里，歌曲里，一直不都是这么说的、这么唱的吗？这个吴会计，会不会又编排什么谎言来糊弄我们，帮这个余队长逃脱罪责，企图蒙混过关呢？

郑建国不信地盯着吴会计，想从他的话中寻出什么破绽来。

“你这不是骗我们吧？”苍蝇指着吴会计的鼻子。

吴会计急切地表白道：“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！”

站在一旁的苏春阳拍拍苍蝇的肩，眼光既诚挚又凝重，“我可以保证，他说的是实话，刚才在村里，我也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了这笔钱……我倒是想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蒋大满死了，可怜他撇下一家子老小，谁来照顾，谁来抚养呢？”

刚才，吴会计诉说的时候，秦小梅一直在认真听着。从小，她就养成了这个习惯，会很虔诚地听别人说话，思索别人说话的意思。这一回，她听着，听着，脸上的神情先是惊讶，愕然，继而沉重，忧心，接着就痛苦，万般地难受了。想不到，乡下人这么可怜，生活过得这么艰难！尤其是当听到苏春阳说蒋大满死了，留下可怜的一家老小时，不觉地一股热乎乎的泪水，就在眼眶里打转了，哎，这不争气的眼泪，总是控制不住！小时候，她就爱淌眼泪。为这，妈妈还特意给她备了个手帕。她看《白毛女》电影，

每次看到杨白劳喝盐卤自尽，看到喜儿被抢到黄世仁家，受尽地主婆凌辱，她的眼泪就扑簌簌掉下来。读《高玉宝》、《欧阳海之歌》，甚至《军队的女儿》这样的书，她都会边读边落泪，泪水都把书页打湿了。哥哥常取笑她，说她的眼泪不值钱，妈妈这时就会瞪哥哥一眼，说，我们家小梅就是心肠软，心地善，哪像你啊这么无情……现在，当着这么多人面，她又忍不住要流泪了，她赶紧偷偷拭去。她想，乡下人这么苦，我们干吗还要揪着他们不放呢？

“你们别再难为余队长了，”秦小梅终于说，“他也很难啊，我们来插队落户，本来就给他添麻烦了，不是吗？”她望着姚爱莲、徐雅芬，期望得到她们的支持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姚爱莲立刻反驳，“我们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来的，怎么是来添麻烦呢？这不是岂有此理嘛！”

徐雅芬说：“把我们安家费挪用了，这还能原谅吗？”

郑建国正思忖着，听见她们这么一说，有种仗义执言的冲动，“秦小梅，你不要心肠太慈悲了，姚爱莲、徐雅芬说得对，这事不能这么就算了！”

“不能这么算了！”众人又激忿地嚷起来。

吴会计慌了，连连恳求着：“同学们，我知道，这笔钱，是小秦、小姚、小徐她们的安家费，挪用了，那就是犯罪……要追究，就追究我吧，我是队里会计，这个主意是我提出的，我要负责，你们别怪余队长，千万别去大队、公社告他，要定破坏上山下罪，要判刑，要坐牢，让我去，队长不能去，我们全队老老小小，两三百号人，都靠他啊……”

“哪能让你承担，我是队长，责任该我负啊！”一直没说话的余队长，这会儿急得拍着胸脯连声说，他望着吴会计，眼里充满了感激。

“还是我去顶罪吧！”

“还是我去吧！”

.....

他俩争执着，这情景，反倒叫众人感到尴尬、难堪了。最先改变态度的是苍蝇，他惭恧地想，这些可怜的乡下人，想不到关键时刻比我们哥们还义气，竟然要争着受罚呢，还真不敢把他们小瞧了！娘的，我们竟然要对这样的人动粗，还算什么英雄吗？罢了，罢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今儿就放过他们这一马……可这屋子倒塌了，寒冬腊月、冰天雪地的，你让秦小梅她们住哪里呢？这么想着，他就脱口而出：“念余队长确有难处，这事哥们可以不再追究，不过，她们住的问题怎么办……”

“这个不用愁，”苏春阳像似早有所料，微微一笑，“刚才我们来时，吴会计就已嘱咐队里荒子他们几个劳力，去抢修了。”

郑建国愣住了。本来，他要为女同胞打包不平，要狠狠教训乡下人的，不想苏春阳首先反对，秦小梅也不赞成，现在就连苍蝇，都站到乡下人一边去了，忽然间，他就有了种被嘲弄感，觉得自己很孤立，他很有些沮丧。大势已去，只好认输吧，不过，也别让秦小梅以为我心肠狠，以为我不能宽恕人，于是，他也就显得很宽容大度地说：“那好吧，是看秦小梅的面子，这回饶了你们，但你们得马上解决好她们的住宿问题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”余队长连声诺诺，“我们尽快抢修，这几天先让小秦她们在我家暂住，等屋修好了，对付着过完这个冬天，明年一开春，我们就去买木料，保证给她们盖新屋。”

吴会计说：“住的问题我们一定解决好，同学们放心！”他迟疑了一下，又吞吞吐吐地：“我想求你们一件事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，说吧！”

“就是，就是小秦她们屋子倒塌这事，你们千万别向上级汇报，